



連橫的婦女觀

● 許雅貴*

「列女」之名，始於漢代劉向的《列女傳》，此後的史書，亦增設了「列女」一傳，然劉向列女之「列」，乃是羅列、陳列之意，即蒐羅不同德行、各式各樣的女子入傳¹，並不特別表彰或頌揚貞烈女性，而後代的史書卻將「列」解為「烈」，所記多是貞烈死節的婦女，與劉向各種女子之記載已大異其趣，這中間自然有其轉化過程²，但更多的仍是史家個人的擇錄標準，終造成《列女傳》被轉化為《列女傳》，成了女性貞烈史，已非最初「羅列眾女」之意。

《臺灣通史》亦有〈列女列傳〉，連橫即於傳前表達他的看法：

列女之名，始於劉向。蔚宗後書，乃入正史。其所記載，非盡貞節，而劉知幾刺之，誤矣。夫蔡琰之才，猶是文苑之選。若班昭之學、少君之賢、曹娥之孝、龐娥之勇，揚徽閨閫，足為女師，固非僅以貞節著也。臺灣為新闢之土，間靈之氣，雖不盡鍾婦人，而揆藻揚芳，衡金式玉，豈無二、三秀出之媛，足以蜚聲彤管？惜乎史多闕文，而懿德遂不傳爾。³

連橫看出劉向《列女傳》並非專記貞烈之女性，凡有才、學、賢、孝、勇之行誼

* 許雅貴，南台科技大學華語中心（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）助理教授。

¹（漢）班固《漢書》云：「向睹俗彌奢淫，而趙、衛之屬起微賤，逾禮制。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，自近者始。故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，興國顯家可法則，及孽嬖亂亡者，序次為《列女傳》，凡八篇，以戒天子。」見（漢）班固，《漢書·楚元王傳》（臺北：中華書局，1962），卷36，頁1957-1958。

² 參閱筆者論文〈劉向《列女傳》中的貞操觀及正史《列女傳》的轉化〉，臺北：《輔大中研所學刊》，2009年4月，頁21-43。

³ 連橫：《臺灣通史·列女列傳》，（臺北：眾文圖書公司，2009），卷35，頁1012-1013。本文凡引用到《臺灣通史》之內容，悉據此本，不另注明。

，即可以成為女子表率，而非僅以「貞潔」揚名後世，這是連橫較以往史家進步的地方，他也感慨之前史書闕記多樣行誼的婦女事蹟，以致無法流傳。在傳前他提到董夫人之賢、陳參軍夫人之才、五妃之烈，以臺灣一小島，竟能匯集賢婦、才媛、烈女、義妃於一處，難道不是臺灣獨有的靈氣特別在這些婦人身上所造成的嗎？這也是他特立列女列傳的原因，無非要表彰這些有德行的女性。

連橫認為臺灣三百年來，旌表婦節的女性雖多至千數百人，但獎勵的皆是貞烈行為，他直斥此為「庸德」之行，然一方面又讚揚她們：「臨大節而不可奪者，是為君子。」⁴雖說他有進步婦女觀，其實仍是矛盾的。他真正欣賞的乃是含辛茹苦、任重道遠、努力持家的節婦，她們不因丈夫已歿而身殉表明忠貞，轉而用餘生奉養家庭、孝順公婆、教育子女、光耀家門，使老者有依，少者有養，不異於可以託六尺之孤、寄百里之命的曾子，故「其功啟不偉歟？」⁵肯定節婦的行為。至於面對變故、不事二夫而身殉的烈女，他認為是求仁得仁，足勵綱常，但兩相比較，連氏認同節婦留命以待奉家人的節操。

另外連氏也欣賞忍辱負重，終報血仇的女子，傳末記載的劉氏女，於道光八年渡海時被盜所擄，並與其生四子，如此過了十餘年。一日，劉氏女至寺廟用計求助僧人，僧人幫其報官，逮捕一眾盜賊，全部誅之。當知縣問劉氏女如何處置四個孩子，劉女回答：「吾忍辱十數年，為仇未報爾。若豈子哉？」⁶接著「遂手刃之，而後自經。」⁷這位失去貞潔的女子，一開始就沒有維護貞操而採取果決的行為，甚至與仇人生下四子，至十餘年後報仇成功，親手殺了親生小孩，最後自殺而亡，她的餘命乃是為報仇而活，當使命完成後她才自我了結，異於他人的貞烈表現。為此連氏評論：「若劉女者，可謂能智、能勇者矣。身陷盜穴，從容不驚，卒能親報大讎，而刃其孽。何其烈耶！世之懦夫，可以立矣。」⁸推崇劉女智勇雙全的行為，甚至讚揚她能親手殺子，雖然孩子是她親生，但乃被強逼而生，故將她子視為「孽子」，這種壯烈的表現，連氏以為能為後世懦夫立一典範。

⁴ 《臺灣通史·列女列傳》，卷 35，頁 1014。

⁵ 《臺灣通史·列女列傳》，卷 35，頁 1014。

⁶ 《臺灣通史·列女列傳》，卷 35，頁 1031。

⁷ 《臺灣通史·列女列傳》，卷 35，頁 1031。

⁸ 《臺灣通史·列女列傳》，卷 35，頁 1031-1032。





雖然連氏並不特重貞烈之女子，然觀看連氏傳中所載女性，仍以貞烈為大宗，據筆者統計，主傳主共三十九人，只有傅氏、林氏二人以「賢」入傳，劉氏女以「智勇」入傳，其他行誼女子並未載錄，且多強調她們的節烈表現，如：「投環死」、「赴水而死」、「不從而死」、「遂以身殉」、「自經於床」、「剪髮毀容」、「仰藥死」、「觸垣死」……等，以及她們表明堅貞的言語：「今日之事，子為父死，妻為夫亡，不再計矣」、「未亡人唯知從一而已」、「吾夫病劇時，吾既以死許之，義不可易」、「生為吳氏之人，死為吳氏之鬼」……等。連橫列女列傳亦無法跳出從前史書的窠臼，究其原因可能是傳中女子資料多取舊志，而舊志所記皆為守節或貞烈女子，致使連氏蒐羅到的資料偏重於此，即使他的婦女觀是進步的，他也只能發出「惜乎史多闕文，而懿德遂不傳爾」⁹的慨歎了。

⁹《臺灣通史·列女列傳》，卷35，頁1013。

